

# 解局：槍擊戩中美國選戰三大痛點 對誰有利？

美國佛羅里達州奧蘭多市一家夜總會 12 日凌晨發生槍擊(專題)案,至少 50 人喪生、53 人受傷。

從死傷人數看,這是美國三十多年來最嚴重的槍擊事件,美國總統奧巴馬表示,這起槍擊案為“恐怖和仇恨行徑”。

只不過,此次槍擊牽扯的話題遠遠不止控槍一項。由於發生地是當地一家有名的同性戀夜總會,並且“伊斯蘭國(專題)”也宣稱對襲擊事件負責,因此同性戀權益、反恐這兩項總統選戰中的重要話題也必將持續發酵。

距離總統選舉最終投票還有不到半年,民主、共和兩黨的最終候選人已經基本敲定。希拉里(專題)和特朗普(專題)兩人中,誰的選情可能在這次槍擊事件引發的社會輿論浪潮助力下更進一步?

### 【牽扯三大話題】

美國媒體報道,此次槍擊事件中,槍手奧馬爾·馬丁使用一把手槍和一把 AR-15 半自動步槍。

在過去幾年中,AR-15 這種武器頻頻出現在槍擊案中,包括 2012 年美國科羅拉多州奧羅拉市影院槍擊案、2012 年康涅狄格州紐頓鎮的校園槍擊案以及去年 12 月的加利福尼亞州聖貝納迪諾市槍擊案。

而 AR-15 這種攻擊性武器是否應該加以限制,也成為美國社會近幾年不斷討論的話題之一。

另外,此次槍擊發生地在一座同性戀者經



常光顧的夜總會,而在這個周末,包括華盛頓、紐約(專題)在內,美國全國各地都在舉行一年一度的同性戀遊行。儘管尚且沒有證據證明槍手的目標就是同性戀者,但無論是從時間還是地點看,都無疑會讓同性戀權益這一話題持續發酵。

除去控槍和同性戀權益這兩個可能影響選戰的話題,由於“伊斯蘭國”的捲入,反恐話題再次浮出水面。一旦最終坐實槍擊背後有“伊斯蘭國”的影子,那這次槍擊就是美國本土在 2011 年“9·11”事件後遭受的最嚴重的恐怖襲擊,而在選舉年,兩位候選人對反恐話題的表態無疑會在一定程度上左右選情。

### 【各自有側重】

槍擊發生後,民主黨一方的希拉里和共和黨一方的特朗普立刻做出表態。只不過,雙方的

表態各有各的側重。

特朗普一直主張強力打擊“伊斯蘭國”,他早就預測美國本土會遭到恐怖襲擊。特朗普 12 日在社交網站上發帖,再次將話題引向反恐領域,呼籲禁止在國外出生的穆斯林進入美國。

“奧蘭多發生的事情只是開端。我們的領導層軟弱無能”,特朗普說,如果奧巴馬和希拉里不譴責宗教極端主義,就應該辭職和退選。

與特朗普不同,希拉里的表態更傾向於控槍和同性戀權益這兩個話題。

“槍手在‘同志驕傲月’期間襲擊了一個 LGBT(指男女同性戀、雙性戀和跨性別人羣)夜總會”,希拉里在一份聲明中說,“我想對 LGBT 群體說,在全國範圍內,你們有以百萬計的朋友,我也是其中一個。”

另外,她表示,需要讓攻擊性武器遠離“恐

怖分子或其他暴力罪犯”。

### 【利好特朗普?】

有分析人士認為,從短期來看,這起槍擊事件中,與其他兩個話題相比,反恐話題更加重要,也更容易抓住美國選民的眼球。因此,對於一直以來對“伊斯蘭國”持強硬態度的特朗普而言,此次槍擊案不失為一個機會。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董春嶺認為,這件事整體而言對特朗普有利,首先這件事距離上次加州槍擊案時間間隔不長,而奧巴馬政府並沒有在反恐和國內安保方面做出較大政策調整,民主黨的反恐政策確實存在問題,襲擊事件將加劇民衆的恐慌心理,希望政府更好地保護國土安全,而希拉里的反恐主張和奧巴馬如出一轍,反倒是特朗普顯示出了更強硬姿態,有利于博得選民支持。

不過,也有專家解讀,此次事件性質較為複雜,牽扯話題比較廣,因此希拉里也不是沒有反擊的機會。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齊皓說,現階段美國國內反應是這件事幫了特朗普大忙,因為他一直堅持嚴厲對待穆斯林移民(專題)。不過,這個槍手是美國公民,這件事也涉及到控槍和同性戀,奧巴馬政府一直支持控槍和同性戀權益,而共和黨一直是反對控槍和同性戀權益,希拉里可以從這個角度多做解釋。並且特朗普控制穆斯林入境的措施不能適用美國本土穆斯林,希拉里如果從這些角度反擊特朗普,還有降低負面影響的機會。

# 造成美國史上最嚴重槍擊案的奧馬爾是誰?



從佛羅里達前往敘利亞的自爆炸彈客有說不清道不明的聯繫。這兩次調查最終都不了了之,奧馬爾沒有被查出有任何問題。槍手父親:我支持塔利班 但槍擊與宗教無關

奧馬爾的父親薩迪克是阿富汗塔利班的堅定支持者

奧馬爾·馬丁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人。但是他的名字 Omar Mateen 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他的族群及宗教背景。其父薩迪克·馬丁是阿富汗人,早年移居美國。薩迪克是加州一家電視台的節目主持人,不過他更著名的身份是——“阿富汗塔利班的堅定支持者”。他曾在多個節目里公開支持塔利班這個被美國認定為恐怖組織的機構,並且在自己的社交媒體里譴責巴基斯坦政府。他還假裝自己是阿富汗總統,揚言要逮捕逮捕多名阿富汗政府高官。

不過在槍擊發生後,薩迪克第一時間強調自己兒子的所作所為與宗教沒有任何關係。“我們為整個事件道歉,對他(槍手)要採取的任何行動,我們事前一無所知。和整個國家一樣,我們也感到非常震驚。”槍手的父親還表示,這一切與宗教沒有任何關係。

不過薩迪克隨後又補充道,該事件可能與奧馬爾對男同性戀不滿有關。而事發的酒吧正好是同性戀酒吧。據薩迪克描述,“我們當時在邁阿密的市中心,人們正在演奏音樂。他(槍手)看見兩名男子在他的妻子和孩子面前互相親吻,他很生氣。他們當時

認他具有極端宗教主義的傾向。“他看起來不像那種人,在下班時間他喜歡去健身房。至少在我們短暫的婚姻中他沒有表現出欽慕于極端伊斯蘭主義的傾向”。

奧馬爾和另一名棄他而去的女子生下了一個兒子

在一次失敗的婚姻後,奧馬爾和另一名女子生下了一個兒子,不過這名女子最終也棄他而去,這似乎對奧馬爾造成了刺激。

友人、同事 & 鄰居:他安靜、他易怒、他不像恐怖分子,他就像恐怖分子

一名奧馬爾的朋友稱奧馬爾在離婚後開始醉心於宗教事務,他曾經到沙特阿拉伯參加了一次朝聖。“他受宗教的影響很深,不過他從來沒有說過欽慕對伊斯蘭國或者其他恐怖組織之類的話”。

來自奧馬爾同事的評價則要尖銳地多。丹尼爾在 1 年輕曾經和奧馬爾一同在 G4S 安保公司供職,根據丹尼爾描述,奧馬爾“精神錯亂又易怒”,他曾多次發出歧視同性戀的言論。

丹尼爾說奧馬爾忽然開始一天給他發很多短信,這最終讓丹尼爾辭掉了自己的工作。“奧馬爾和我說的每一樣東西都有毒(toxic),我沒有辦法只好辭職。公司拿他根本沒有辦法,他精神狀況非常的不穩定,還經常說殺人的話”。

來自伊斯蘭社區的評價同樣大相逕庭。

奧馬爾所在社區的伊瑪目拉赫曼表示奧馬爾“是一個非常安靜的人,他都不怎麼和別人說話。”奧馬爾幾年來一直在拉赫曼所在的伊斯蘭中心做禮拜,在案發前兩天還來過一次。“他會來做禮拜然後默默離開,我想不到任何理由他會去做那些暴行。他從來都沒有找過我探討宗教問題”。

不過拉赫曼的兒子卻給出了完全相反的結論:“他是非常易怒的人。(槍擊案)就是他干出來的事情。他為此蓄謀已久了。”

根據幸存者的描述,奧馬爾在酒吧里一邊大笑一邊開槍掃射。槍聲持續不斷,“幾乎長達一首歌的時間”。

這起事件勢必引發美國對於控槍、反恐問題的大反思,甚至會影響年底總統大選的局勢。不過最大的肇事者奧馬爾已經帶著仇恨、癡狂和許多秘密離開了這個世界。他是安靜的正常人類還是易怒的恐怖分子?還是由安靜人類變成了易怒恐怖分子?誰又造成了他的轉變呢?



互相親吻並撫摸對方。然後奧馬爾就說:‘看看那些人,他們居然在我兒子面前做這種事情。’”

槍手前妻:他看起來像個正常人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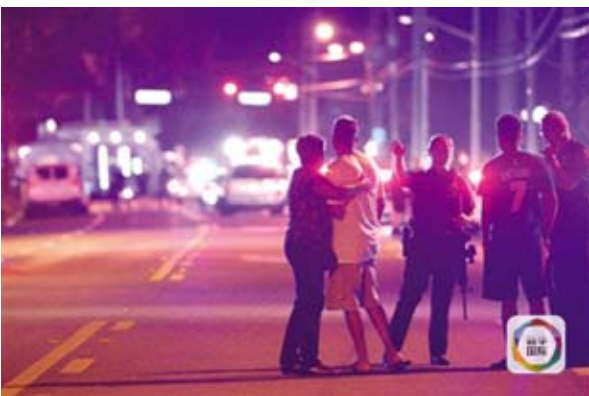
奧馬爾和前妻閃電離婚

奧馬爾的前妻在槍擊發生後接受了華盛頓郵報的採訪。她曾和奧馬爾有過一段短暫的婚姻。這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女性于 2009 年在網上和奧馬爾相戀,並最終決定搬到佛州與他同居。他們于 2009 年 3 月結婚,不過很快在 2011 年又離婚。

“他看起來像個正常人類”。

“不過他非常的易怒,他每天都家暴。有時候僅僅是因為衣服沒洗完他就會暴打我一頓。”

不過奧馬爾的前妻否



# 格致夫：美國人的「民主沙文主義」

我詫異的是,怎么美國人老有那么一種自我滿足的自大心理,認為世界是他傢私產(對不起,我當然承認這是大大地以偏蓋全)。他手里拿着一把尺,合乎這個尺度——譬如“漲滿的民主意識”,他就賜給你作為“世界公民”的榮耀,否則你就不是合格的人。別忘了,在任何文化里,誰說不是“合格的人”,那可意味著雞狗不遠矣,大抵乃衣冠禽獸的近親,屬嚴重的譴責和污辱,不能鬧着玩滴。

這把尺,用在中國人身上,又有意外的效果。尺上有個刻度標準叫做“普世價值”。“普世價值”一亮出來,所有的人就必須匍匐在地,敬領聖旨。中國屬於“地球村”,中國人就是地球人,這個尺一旦決定了你是地球人,你要猶豫一下都不可以。美國一位我相當尊敬的學者曾說:“老哥,你若反對美國立場的話,那咱們就不是一股道上跑的車!”“喂,奇怪了,意見不同都不行嗎?不行!特別是牽涉到民主問題,壓根兒就沒有什麼意見的同和不同,只有道德的對和不對。高呼民主是有道德,不談民主就是沒有道德。就這麼清楚,刻度分明的尺,不會模稜兩可。

這樣一把尺有個名字——“民主沙文主義”。凡是沙文主義都是一種自我膨脹,因為自我極度膨脹,所以眼睛就上移到了頭頂,只對頭頂以上的世界感興趣。自我膨脹有時候以極傲慢的姿態出現。譬如在美國人心目中稱人“公民”是讚美,稱“中國人”很可能是貶抑罵人的!有時候自我膨脹又以相反的、自卑敏感的面貌出現,譬如碰到中國過去 40 年的復興,就不經考慮地以意識形態化的“中國威脅論”加以詮釋,認為美國過去 40 多年的對華政策全錯瞭!然後以這種詮釋來指責中國,武裝冷戰思維的自己。

狂熱的美國警察意識和民主沙文心理揉合在一起,使遍布全球的美國軍人一個個象緊張的刺猥一樣(對不起,我知道這也是以偏蓋全),隨時在備戰狀態,他們帶著沉重的心理負擔,認為在海外的使命,自己的一言一行就代表人類的利益,自己的一舉手一投足,都決定了人類的榮辱。外人對民主即使有一個字的不敬,都得到他擔負起撥亂反正的神聖義務。他在美國或許還是個異議分子,一出國,就不得了,他簡直就變成了世界民主偉業最忠誠的職業佈道牧師,不容許任何人對民主的批評、挑釁,一個人肩挑了人類大任。

不累嗎?

我覺得,世界的前途要靠每片土地上那些務實的知識分子(假定知識分子真有那么重要),不靠象美國人中這類隔岸觀火、並非身臨其境的民主政客。也因此,對世界各地務實的知識分子有所期待。當我看到兩眼長在頭頂上的人,看到用一把民主意識的尺度來衡量整個世界的人,看到把自己當成世界當然代表、而毫不自覺或因此而沾沾自得的美國民主政客,我覺得可笑——一個民主聖經普世傳播之沉重不堪的包袱,弄得他們神經兮兮,意識形態對壘使他們無法輕鬆自然地面對今日中國。

然後,當然也覺得些微不安。對世界遠大的未來,我實在沒有什麼前瞻的眼光。但是我知道,一只桶子,即使留有空間,如果不時時注入新鮮的水,那半桶子所謂民主之水也會發霉的!